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誤

欒施字子旗公子欒之孫也與高彊字子良者同為惠族皆嗜酒信讒强于陳鮑氏陳完鮑叔牙之後而與之相

惡或告子旗與子良將攻陳鮑氏而陳鮑氏先之子良欲刼公而使之助已反攻公虎門公徒出戰敗二氏于稷又敗于莊又敗于鹿門欒施與高彊皆來奔彊不書非卿也按齊有欒氏高氏以齊惠公子有子欒子高而欒施與高彊皆就祖字而分之為氏左傳稱欒高氏史記世家稱高欒氏然總稱惠族故子旗之父子雅子良之父子尾皆惠族有名子雅之卒晏嬰嘆曰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所云二惠正指欒氏與高氏也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改經齊字為晉字夫傳春秋而于春秋事茫然不曉乃信口胡柴而名之曰傳真不可解况此一出奔正齊陳興廢一大關鍵夫子書此係春秋節目而可不曉耶當是時齊使陳鮑分二氏之室陳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齊邑且公族甚衰桓子乃召高氏所逐子山子商子周欒氏所逐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反其邑益其祿

厚給其衣屨幃幄器用凡公子孫之無禄者私與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而民心歸之陳氏至是益大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

季孫意如季平子也仲孫貜孟僖子也叔弓叔老之子子叔氏之族也三卿同伐莒取郠（莒邑）乃獻俘而用人以祭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不饗矣按魯此時已舍中軍而仍用三卿者非必一卿領一軍或

但用上下二軍而又分正佐以領之秖以春秋書法詳内略外本國用兵雖副佐必書故備列其名而胡氏竟謂季孫領二軍二家各一軍則四軍矣左氏稱四分者就夫役家税而言之非軍法也且叔弓係宣公弟叔肸之後為子叔氏宣族並非桓族而胡氏謂三家各將所屬則于魯之公族尚未明白而欲解春秋可乎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傳云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戌

不書冬史闕文也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虔穀作乾 兼文例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饗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經就其事直書之其深惡痛絶固不待言但書楚子名例所不解杜氏謂從蔡所告則此時蔡人當君亡國滅之際未必有告胡氏謂惡其以詐滅人國則未有以書名責詐者即惡其滅國然滅國多矣未嘗書名也且楚虔是舉罪大惡極豈書名便足蔽辜大抵春秋國君死與被弒無不書名間有不書如宣十八年邾

子戕鄫子于鄫其事原無可考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其用之者為宋襄為邾君亦俱無明徵因畧其文比之夷蠻相殺如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之例而其他諸國則無分大小無不實書名者是蔡侯之必書般所固然也秪楚子不名則似以尊戮卑如天王殺太子痤晉侯殺世子申生類非敵體之例而敵體相殺列國無有因特為創例亦加殺之者以名使兩君相殺記有同等此亦因事成文而即可以立例者

或謂蔡侯般曾弒父蔡君襄三十年故楚虔討之而虔又弒君之賊故兩名以見併罪則不知蔡般之名其恒例也且弒逆大事何得于是時附討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棄疾者共王子靈王弟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蒐以習武然有小君之喪而大蒐是喪蒐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作侵羊地闕

盟不知何事然喪盟何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公作屈銀地闕

謀救蔡而不能也時晉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

公葬母不慼晉送葬者歸告之叔向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子不顧親殆將失國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

楚子滅蔡改蔡為縣即以其弟棄疾為蔡公傒隱太子有而用于岡山太子者蔡侯般之子蔡侯廬之父有其名隱其謚也此時君死于外國又被兵公羊謂有不成君故不稱子而稱世子固無理矣胡氏又謂蔡有知父母之讐效死不降至于力詘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故稱世子以為得世子之道則在三傳並

無其事南宋儒者竟可造事實以註夫子之書怪之極矣若用之為牲則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與此正同前年魯伐莒用莒人于社而經諱之非莒君也然無道乃至此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名欵三年出奔齊六年齊伐北燕納伯不得故此又納之然曰納于陽則仍未入國以國自有君

也公羊不知陽地何在以為伯于陽三字是公子陽生四字之誤則傳稱伯為簡公史記世家稱伯為惠公傳稱納于陽世家稱至燕而死雖稍不同然並無有公子陽生其人者且此時惟伯在齊安得有公子也予揣其誤似齊侯之子有公子陽生者其後弑荼而立名為悼公與世家之納燕惠而死燕人立悼公兩名相合遂疑燕悼公者必齊悼公之誤燕伯于陽者必公子陽生之誤葢齊景公欲納其子為燕君而

不可得也然荒唐矣陽一名唐燕之别邑後中山有唐縣是也高偃高傒玄孫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新即位通嗣君也華定華椒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侯衛侯鄭伯皆如晉朝嗣君公至河晉以我取鄆莒曾愬晉未治也辭不使入遂遣公子慭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公作能穀作虎其事不詳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作整

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 蒯為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也 南蒯謂子仲 公子慭字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我以費為公臣如何子仲許之既而蒯以語叔仲小叔仲小搆叔孫昭子 叔孫豹之子 于季孫昭子將與季孫訟季孫懼而歸罪于

小小乃與蒯與公子慭共謀季氏會公如晉慭告公而從之前公自晉還復遣慭如晉是也至是南蒯以費叛慭將還聞其亂懼而奔齊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五大夫圍徐以懼吳而親駐乾谿以待之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種也晉荀吳詐言與齊師會假道鮮虞以

滅肥俘肥子緜皐以歸肥亦白狄種緜皐者其君名也既而伐鮮虞乘其無備又勝之大獲而歸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既而敗季平子怒欲俘諸費人冶區夫（魯大夫）曰如是是為南氏敺矣吾以恩撫之而使之來何有乎南氏平子從之費漸有叛者于是南氏家臣司徒老祁與慮癸二人刼南氏請出

蒯遂奔齊其不書叛者徐仲山日記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于國矣又公史也私人叛私不叛公書叛則疑于公矣故南蒯以費叛陽虎以讙陽關叛經皆不書而苐書圍費則費何以圍苐書盜竊則盜何以竊于是觀策書而其情見焉若謂夫子惡季氏特削叛字以為張公室之勸則大不然南蒯至齊愬曰臣欲張公室也景公曰叛夫也未有夫子曾不如景公者故夫子于論語曰公山弗擾以

費叛而于春秋則從例以為書法凡史各有體如此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穀作溪）

楚子滅蔡有蔡洧者仕于楚而其父死滅蔡之難每思報之而楚觀起之被戮也（襄二十二年）其子觀從事蔡大夫朝吳而居守于蔡至是曰楚不能復封蔡矣乘諸族怨楚者作亂乃假蔡公棄疾命召公子比于晉公子黑肱于鄭（皆元年楚子弑麇時出奔者）棄疾初不從既而觀從偪為盟強蔡大夫朝吳及蔡人奉棄疾與公子比

盟于鄧公子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依陳蔡為國帥陳蔡許葉之師及羣怨諸族入楚除王宮以陳蔡復讐為名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時楚子在乾谿急帥師奔還而師潰于訾梁欲從夏口以入鄢不得乃縊于芋尹申亥氏或曰楚麇為虔所縊而經書卒楚虔自縊而經反書弑似乎不倫且觀從朝吴原為陳蔡復讐發難而楚比以因人成事事敗身死乃反蒙首惡之名又似乎失實往與先仲氏論此謂

春秋書法有不書弑而不足貫臣子之僭書弑而反以甚君父之惡者如楚麇不書弑豈宥楚虔但以令終予郟敖而楚虔之罪同盟譏之即齊慶封亦得詬之未嘗滅也至楚虔自縊而必書以弑在公子比罪尚可原而靈虔大惡必不使祇宮得沒而乾谿之可以不辱此等筆削真非游夏所能贊矣若夫復讐之師儘足有名楚比脅從似可不治然而三叔稱王而並無禄父主乎其間則復讐何與且未有殷頑挾管

蔡以畔而其罪不在管蔡者也此春秋之旨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弒

觀從屢請子干即公子比殺棄疾而子干不忍觀從曰人將忍子矣吾不忍待遂行國人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復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至以驚國人子干恐既而使蔓成然鬬韋龜之子告子干曰王果至矣國人殺司馬謂殺棄疾將來矣衆怒如水火焉如何隨使人走而呼曰衆已至子干子晳公子黑肱皆自殺棄疾乃即位名曰熊居

楚子干于訾為訾敖未成君而死曰敖使蔓成然為令尹封陳蔡還所收邑召觀從歸而官之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而不知所立乃以璧見羣望祀山川神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埋璧而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其驗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虒祁宫諸侯朝而歸者多貳心乃用叔向謀大會諸侯而假兵力以脅之則無道之甚晉自此不復會諸侯矣劉子王朝卿士劉獻公也因儌王國威而請以來會且又會吳子于良將藉强大之勢而吳辭不至諸侯至者皆有賂旣而尋盟經書同盟忽治兵建而不旆已又旆之諸侯皆驚乃以我伐莒取鄆之故莒人愬于會晉侯遂斥公不許與盟經書不與盟又旣而執季孫意如以歸經書執以歸又越日公乃歸魯經書公至按宣

七年黑壤之盟公至而晉侯却之亦不與盟然而經不書同盟並不書不與盟以為國諱而此獨備書而不一諱者杜氏與正義皆以為此由莒譖原非國惡故不必諱而不知用莒人以祭隂社惡之大者也晉伯將絶其惡已稔而曾惡至此而抑進焉夫兩惡則諱何得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靈王滅陳蔡而平王復之故隱太子即世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即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策書云禮謂興滅國之禮也特廬與吳皆公孫不惟未成君兼未嘗立之為子而遽稱曰侯一若其自有之者此為文例

杜氏謂受封于楚故稱爵非也若胡氏謂不書復歸

不使楚虔得滅之不書自楚不使楚平得封之其說
未嘗不善但書例復歸則必先書去此者而後可言
復歸如鄭忽出奔衛始可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元
喧出奔晉始可曰元喧復歸于衛盧吴未嘗去陳蔡
也若又書所自則但記其所自來未必其地之有以
與之如蔡季自陳歸于蔡係蔡人召歸于陳無與衛
侯鄭自楚歸于衛係晉人召歸于楚無與此皆書例
之顯然者故曰春秋自有例特不可造例爾書名見

前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時季孫尚被執未歸故公往而晉又辭之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成七年吳入州來矣至是滅之令尹子旗

請伐吳楚子不許曰姑待之（蔓成然）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之見執也晉人以幕畟其身使狄人守之而入

時子服湫惠伯從私于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其事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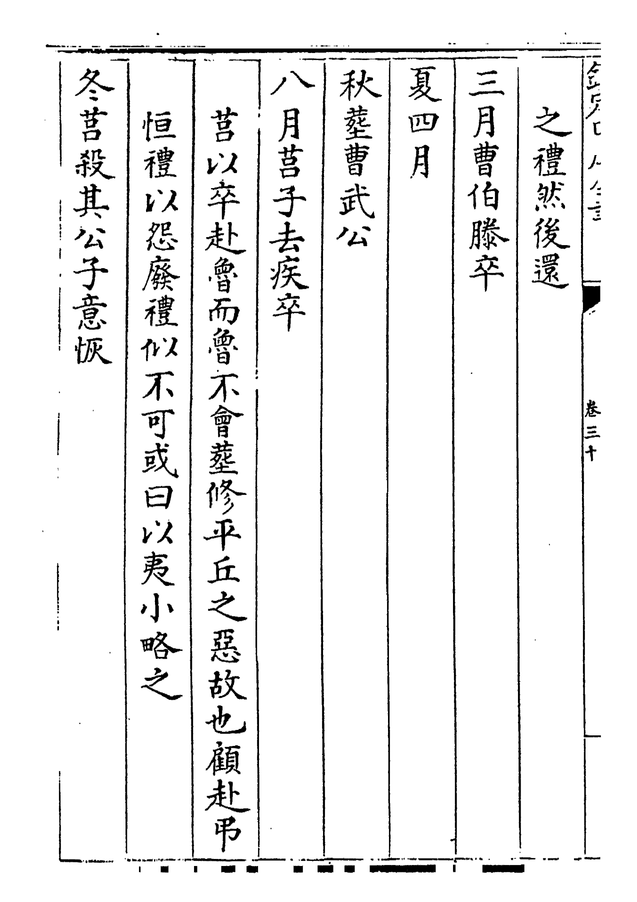
寧不如夷之小國而為夷棄之魯土地猶大以事齊

楚諺所云臣一而主二不必晉也穆子乃告韓宣子

而歸季孫惠伯不許曰寡君無罪合諸侯以執其老

而惠而免之諸侯不聞也請仍會諸侯以免宣子患

之叔向使叔魚乞惠伯惠伯使季先歸而已成見遣



之禮然後還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楚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以卒赴魯而魯不會楚修平丘之惡故也顧赴弔

恒禮以怨廢禮似不可或曰以夷小略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去疾卒其子郊公立公子意恢者郊公黨也莒大夫蒲餘侯與意恢惡而公子鐸怨郊公因殺意恢逐郊公而迎去疾之弟庚輿于齊而立之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末公作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凡稱禘曰有事但禘在太廟而此曰武宫者以此時非禘年以吉禘三年推之則昭二年起當在十四年必是用武之際行

禘禮于武公之宫如十五年傳所云將禘于襄公者非常祭也故書之武宫者即武世室成六年所立為不祧之廟者是也爾時叔弓以卿臨祭事當籥入之際而叔弓暴卒于廟遂去樂而終祭事此亦非常之變而即以變禮行之葢郊社大事惟君與后夫人之卒則廢事卿大夫之卒無廢事者故曰卒事若去樂與宣八年去籥不同仲遂之死在祀外因祭畢聞赴故祗于明日祭時稍去籥以示哀慼去籥者但去籥

舞而干戚之舞未去也非去樂也叔弓之死在祀內方籥舞將入而涖事者死則并樂而盡去之不止去籥也以目睹其死而不忍樂也然且樂則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祀而輕卿喪如此穀梁不知禮此曰去樂于仲遂之死亦曰去樂大夫死于廟可臨祭告變即不死于廟亦可臨祭告變則檀弓稱柳莊之死衛靈公使其當祭必告夫惟當祭必不告故當祭必告也曾子問祭設簠簋而聞君與后夫人之喪如之何

夫但云聞君后夫人喪則定無有聞卿大夫喪者是卿大夫喪在祭時必不敢聞告而况于去樂與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昭無出字

蔡朝吳在蔡楚大夫費無極疾之搆蔡人使逐朝吳楚子怒詰之無極曰臣豈不愛吳然而臣早知其為人吳在蔡非楚之利也遂出奔經書此者徐仲山曰朝吳復蔡之人故不忍遺略如此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前十二年荀吳伐鮮虞滅肥而歸今又伐鮮虞克鼓

執鼓子𪇰鞮而歸

冬公如晉 謝釋季孫也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至蒲隧徐人行成乃受賂而歸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作曼

楚乘蠻亂誘其君殺之而立其子焉不名略之

夏公至自晉

晉止公不聽歸故夏始告至經不書止諱辱也嗟乎辱至此亦不足諱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禮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送葬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時叔孫昭子與郯子論官仲尼年十二見而學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房心尾也蒼龍之宿心在中最明為時候主故

稱大辰孛者彗星也形似帚有除舊布新之象今除舊當心心為火宿而除在火伏之時則明年火出而火災必布故梓慎禆竈輩皆以為明年宋衛陳鄭同日火災之兆以宋衛陳鄭為房心尾三宿次舍地也若漢天文志云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為天王其前星太子後一星庶子也而董仲舒劉向皆謂天王明堂孛加其中為後五年王室大亂天王與王子適庶爭國之象至後漢緯家且謂彗孛與熒惑同為火

體熒惑守心在周為景王崩在漢為高帝與成帝晏
駕説俱有據特占驗貴速漢儒所説驗俱在五年之
後自不若火伏而除火出而布見前歷歷之可徵也
予最不喜道占驗故于日食星隕概不引天文家一
語或有稱胡氏是傳殊勝左氏而不知其為劉向之
説因引諸儒語而斷之如此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

楚令尹匄司馬子魚帥師伐吳子魚死之大敗吳師

于長岸獲其乘舟餘皇舟名既而吳公子光即諸樊子闔廬復追戰楚師亦敗奪餘皇而去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瑸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災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鄅

鄟小國名妘姓據傳鄟人藉稻以周六月為夏四月正種稻之時鄟君履行覲種稻而邾人襲之入其國盡俘以去鄟子無所歸隨其家之被俘者于邾邾君乃反鄟夫人而留其女焉

秋楚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許畏鄭屢遷前既遷葉又遷夷矣楚靈又還遷于葉今楚平用左尹子勝之言謂葉為方城外蔽恐晉鄭

侵許將為楚患故又遷白羽經不書楚遷許而書許遷者以許自願遷也此與齊師遷邢而經書邢遷于夷儀例同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前年邾入鄫盡俘鄫人鄫夫人者宋向戌女也向寧請師于宋公宋公乃伐邾圍蟲邾邑取之而盡歸鄫俘邾乃乞鄖人徐人會宋公盟于蟲而還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據策書許悼公瘧許世子自爲治瘧之藥以進而殺之故曰飲太子止之藥卒杜氏曰不由醫者則直是造藥以治疾而由誤致死縱或無意然罪大矣故曰弒所云弒者直由此殺之也後儒不善讀書誤解穀梁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一語遂謂許世子以不嘗藥書弒而胡氏又遵之夫公穀二家俱以世子爲進藥不是嘗藥故公羊直云止進藥而藥殺雖穀

梁謂不知嘗藥累及許君然曰累及則直以藥累矣若但不嘗何足為累葢其所云不知嘗藥者非不嘗也謂其不知嘗藥之義而自用以致累也曲禮有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所以必如是其慎者以為君子謹疾況于君父故藥物不識雖出自醫者猶必口自嘗試以防有誤豈可漫不由醫而直自用其藥物故穀梁但以不知慎重為戒而夫子則直討其自用藥物

以明弑葢不嘗藥罪小用藥物罪大嘗藥苐察其有毒與否所防極淺而一經自用則藥與疾忤雖百嘗亦何所挽觀傳稱君子多託夫子以為言而此述君子有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謂事君父何所不可用心力而必用藥物此萬當舍去者也戒之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齊伐之時莒嫠有夫為莒所殺

者嫠託身紀鄣紡纑為布而留其繩量城板高下而續以藏之至是莒子奔紀娶乃投繩于城外齊師登遂入紀城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作夢策書未詳

鄸曹邑此事策書失載不當妄解胡氏引劉敞言謂

自者待放也古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此必賜之玦而後去者予按春秋止有放例如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類並無待放例以待放則必書在初放時或前後兩書不當于三年後臨去始書簡也且曹方易君前十八年曹平公卒而悼公立距此二十年裁兩年耳待放須三年則此時已非三年前所放之君誰則賜玦而使之奔宋況經

有書例此書例與二十二年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正同故賈逵謂此必前此以鄭叛一如華亥之先據南里以叛而此時出奔故曰自此亦就經文書例而類推之豈有趙宋儒者可公然自造為事以註夫子之書如劉胡者嗟乎亦無忌憚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

縶者衛侯同母兄也縶有足疾而衛侯以卜吉得立是為靈公見七年縶奪齊豹齊惡之子司寇與食邑而欲去

北宮喜與褚師圃故三人皆欲殺縶會宋公子朝仕衛與衛侯嫡母宣姜通不安因藉之同作亂藏甲于齊氏殺縶于蓋獲門外衛侯奔死鳥衛地既而北宮喜反正伐齊氏滅之衛侯與喜盟彭水之上并盟國人而後入公子朝褚師圃奔晉其書盜者以賊殺公子不問其為何如人或士或大夫而概以盜名此與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例同釋例謂士殺大夫始稱盜原屬不通胡氏謂盜指宗魯不指齊豹褚師

圉等按傳齊豹曽薦宗魯于縶為驂乘及將殺縶時豹先使魯避去而魯不肯曰聞難而逃是子薦我之言不信也子弟行事而吾從公死遂併殺之琴張孔子弟子聞魯死將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使豹行事是盜黨孟縶之賊知難不告是縶賊何弔焉據此則是宗魯與此事始末全不干繫不過一死事之傍及者凡事有主從舍主而責從此猶欒盈入晉舍欒盈而責胥午鄭伯奔蔡舍雍糾而責雍糾之妻非春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宋元公惡華向二族華亥華定與向寧謀先發為亂亥以詐疾誘殺羣公子并刧公取公之子太子欒公子辰公子地三人為質杜氏謂公子辰地皆平公子元公弟按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在景公時則元公子景公弟也傳稱母弟辰謂太子母弟杜誤公亦取華亥華定向寧子為質而盟于華氏當是時公子城元公弟與華氏戰于鬼閻敗而奔晉有華費遂者華族也為大司馬公信之與謀去華氏乃殺華向之質子而攻之

華向奔陳華亥之兄華牼歸公所質三公子而費遂之子華登獨黨助華向奔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作盧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畔

司馬華費遂生三子華貙華多僚華登也登于前年

奔吳矣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而譖貙于公曰貙將納亡人公疑之曰司馬以吾故亡其子謂登豈可以再亡之及又言公召司馬之侍人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如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與司馬皆厚賜貙貙之臣張匄知其情請殺多僚貙曰司馬老矣登之為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于是貙將見司馬而行遇多僚御司馬張匄怒殺多僚遂刼司

馬而召諸亡人華向入居盧門以南里叛宋乃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張南士曰宋元公不能獨斷與庸菴謀而司馬優柔不決大壞國事大學所謂不能齊家而欲治國難矣此春秋所誅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痤叔弓子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誤

蔡侯朱者蔡平侯廬之子也楚費無極取貨于蔡東國廬之弟朱之叔父假楚子之意使蔡人去朱而立之朱愬

于楚楚子將討蔡人費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前盟于鄧故封今其子有二心故廢之且靈王殺隱太子與君同惡此猶是隱太子之子也且廢置在君蔡何有焉據傳則蔡之易君全由費無極一人而董仲舒于七月日食謂是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故蔡侯出奔則寔是蔡人出君非費無極也漢初論春秋不同如此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公立公以朝新君如晉而晉又辭之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齊初使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而莒大夫沮之謂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至是齊侯親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于是莒人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會齊烏枝鳴齊大夫名戍宋宋厨人濮厨邑大夫名濮請伐之大敗吳師于鴻口獲吳二帥一公子若雉一偃州員皆吳大夫華登帥其餘以迫宋師厨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謂以旗書官閥名氏而被于背以為識皆揚徽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謂迸力請皆用劍從之皆用劍華氏敗既而公子城以晉師至前年奔晉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即宋公子朝前年奔晉今又還衛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公子城射張匄死大敗華氏圍諸南

里華亥搏膺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于是華登如楚乞師楚使薳越告宋曰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宋初不許諸侯之戍謀曰彼亦何能為不如出之以為楚功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出之時華貙華登等皆同叛同奔而經不書重始事也胡氏謂不書諸國救宋者所以罪諸國書自宋者所以罪宋書奔楚所以罪楚則此時諸國無罪羣賊在内强援在外固請予楚未為失算若

宋楚得罪則在事理或有之而在書法並無有初書華向奔陳繼書華向自陳入于宋書奔書自何止宋楚以此為罪則陳罪魁矣且天下未有書亦罪不書亦罪而可以云書法者此謬也

大蒐于昌間公作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叔鞅叔弓子

葬景王王室亂

三月而葬以亂故也春秋記事未有無事而空書其義者王室亂者義也非事也以為告耶則定無有以亂之一字告者以為叔鞅之言耶傳謂叔鞅言王室之亂經所以書則傳聞之言無書策之例葢春秋魯史而略于周事雖若置而不問者然共戴之主安則已矣即僅守府亦但聽之而至于亂則不止卑弱而隣于喪亡故一聞其事即特變史例空書三字以示儆切正義所謂以宗國而憂王室義當如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此王室亂之事也王猛者景王子也前十五年傳稱景王之太子壽卒立王子猛為後矣既而王子朝有寵復欲立之劉獻公之子蚠文公新繼獻公為卿士與單穆公旗同輔子猛景王崩時見猛于喪次攻殺子朝之傅賓起而與羣王子盟于單氏及葬景王子朝因舊官合靈景之族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周邑出甲以逐劉子并敗鞏簡公甘平公之師其黨羣王子欲

取猛而殺單子單子乃逆悼王即猛于莊宫殺羣公子之追已者以王如平時又如圃車次于皇將以告晉其稱王者天子諸侯既塟皆稱君景王既塟則自宜稱王然不稱天王且猶𥚃名則以天子七月塟兹雖既塟而未及七月且以亂故未能行即位之禮故稱名比之鄭忽鄭突子野子般之例以未成君之禮行之其後仍稱王子不書崩而書卒皆以是也居者亦天子出奔之名與襄王出居鄭敬王居于狄泉例同

若昭公居鄆居乾侯則又因遜而轉稱之不在此例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如劉單子先使王子處猛黨守王城盟百官于平宮平王廟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于王城之市既而司徒醜以王師敗績百工皆叛單子伐平之晉乃以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即陸渾戎服晉者及焦瑕溫原之師晉四邑周舊賜晉者以納王于王城是王之出入屢有勝敗其得直入王城者多藉晉功而經不書者不予晉也晉

為長伯當此王室不靖自宜釋其位以勤王事帥先効職毋長亂從即不然而摟伐習成亦當借共主之名大會列侯親統諸師以從事其間况已經告急王人乞兵而祇以無名大夫徵周郊戍卒以應掌故此則無君之甚者然猶不没其善而于後圍郊時仍書晉人以表其事誰謂春秋斷爛也

按王城即郟鄏武王遷九鼎于此周公營以為都者其地在河南經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即下都周公營

以遷殷頑民者其地在洛陽自平王東遷歷十二王而至景王皆居王城未嘗居成周也惟敬王以子朝之亂其徒黨多踞王城因徙居成周經二十六年入成周是也其時以王城在成周之西而敬王子朝並立稱王故萇弘以地震之故告劉文公謂西王受震東王必克蓋亦就二王言之並無有以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者至顯王二年韓趙分周為二國名東西周于是始有東西二周之名故曰春秋以前稱西

周者豐鎬也稱東周者郟鄏也戰國以後稱西周者王城也稱東周者成周也今公羊忽曰王城者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也詳其意謂成周本京師地周東遷舊居也王猛欲以王城篡京師故經不書西周而書王城恐二京師也是既以平王東遷世居成周反以王城為篡居已屬夢夢且此時從未有東西周之名即周桓居王城皆稱河南桓公並無稱西周公者其稱西周自韓趙分國始而公羊及之則意公羊本戰

國後人習見赧王以前世居成周妄疑春秋諸王皆以成周為王居并不知東西二名實起于戰國之末遂名王城曰西周成周曰東周見後公羊傳且以王城為篡居之地此皆秦漢人所言得毋公羊穀梁正秦漢間人乎如是而欲與春秋䇿書爭是非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

猛卒即以猛母弟子匄立是為敬王其稱名稱卒以不行即位禮未成君也說見前傳稱悼王然不入廟與太子洩父同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長歴此月爲癸卯朔癸酉誤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晉名也

癸丑叔鞅卒叔弓子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初邾人城翼邾邑道經武城魯邑武城人以不假道故伐而取之獲邾大夫三人邾子愬于晉晉人來討故叔孫昭子如晉至是晉人執之且使與邾大夫坐訟曲

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有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使其介子服昭伯坐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乃去衆與兵而立于朝示以必死宣子始勿與且令叔孫與子服各居一館使士伯聽其詞並執叔孫子服以謝邾士伯乃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使邾子歸令叔孫立以待命然後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羇之一年晉之惡魯之辱至是已極向非叔孫之剛果

則其渫瀆有不可道者時范鞅求貨于叔孫假請冠焉叔孫佯不解其意以兩冠與之曰盡矣申豐以貨如晉祈免叔孫叔孫誘其貨匿之不使出吏人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食之叔孫之以禮自持而不詘于彊禦如此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晉大夫無名故稱人郊者子朝之邑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費無極去蔡侯朱而立東國（在二十一年）令至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以十四年立虐而好殺人國人逐之齊人納郊公（郊公十四年奔齊）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會楚令尹子瑕卒楚師先熸（如火之熄）吳公子光乃

以詐敗誘之殺三國之君與大夫而諸師俱奔其不書楚者以楚師未陳也國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如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為生獲哀十一年獲齊國書為死獲類鷄父楚地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景王子即王猛母弟敬王也居狄泉避子朝也時子朝入于尹尹圉（文公）誘殺劉佗（蚠族）敗劉單之師即召伯奐南宮極皆以成周人戍尹遂立子朝于王城

納諸莊宫經祇書尹氏以其專也且不使子朝有同立名也尹氏舊稱如詩太師尹氏類胡氏謂世卿擅權獨稱氏為後世戒則王國卿士劉單甘名諱非世卿祇取公羊誤解尹氏卒一語以為金科烏知尹氏卒非尹氏也公羊譏世卿春秋不譏世卿也世禄者世卿之謂也尚書世禄之家即世爵之家言世有采邑也宋人謂世禄不世官大誤考封建之世從無世禄不世官之例見經問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至河下有公字

公以叔孫見執故如晉乃又不得入其書有疾者諱辱也然亦幸不及辱也自昭公立後公凡七如晉一見止五見拒公之臣亦六如晉而兩見執我辱固有之然晉惡亦甚焉雖然王室搆難天王蒙塵夫子特書亂以志憂患而以釋位勤事之宗國尚奔走强大而較榮辱焉是亦不可已乎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

叔孫舍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内曰余左顧而欬則殺之恐其來殺己也右顧而笑乃止及見士伯辭有禮遂受禮而歸按叔孫舍三傳俱作婼獨經俱作舍皆叔孫昭子名也胡氏謂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姓氏豈誤以舍為婼之字乎叔孫固賢然並未嘗以姓氏褒之十四年晉人執季孫意如而歸祇稱意

如而無季孫非貶意如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盟于扈而歸稱季孫行父不必褒行父况大夫執致則名並無此例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單伯者王國大夫也有姓有爵而偏無名于美刺何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楚邑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踵其蹤跡而窺其無備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前滅州來今又滅巢滅

鍾離亡郢之始矣

葬杞平公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一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策書未詳）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初鄭伯如晉子太叔謂范鞅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

也鞅懼與韓起謀于是為黃父之會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是役也得春秋盟會之正然美刺兼有而胡氏疑其無美詞夫春秋書事何嘗有美刺之字見于文間第書事而善惡自見此即例也如此經自美多刺少然善觀者于此則晉侯與諸侯皆不親會齊則併大夫亦不與會但有會而此後並無有諸侯之師此年夏會黃父而明年之冬然後天王入成周則其可刺處在經

文多有之不必檢傳之徒具戍人明年納王然後知諸侯之怠王事失効官也不善解者但求其字于文間而求之不得則又舍本文而别求他義烏知大義炳然要皆本文所固有乎

有鸜鵒來巢鸜公作鸛

此記異也魯大夫師己云文成之世早有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之謡今鸜鵒果來當為昭公出奔之兆葢失所處也考工記鸜鵒不踰濟

此鳥爲魯所無有者且其鳥穴處多藏巖谷與城障間或攘鵲巢以爲居召南所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是也則是來一異巢又一異葢一事而兩記異者劉向云有蜚有蜮氣之所生鸜鵒來巢氣之所致氣所生爲眚氣所致爲祥此謂旅鳥變居皆逐君沴氣所先致者祥者兆也胡氏謂公子宋有國之祥則弟受凡國有何異事而異物異處所兆如此此在漢晉儒者便無此言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上辛下辛上下旬之辛也上辛正祭下辛呼旱之祭蓋周之七月為夏五月舊制龍見而雩在建巳四月去五月不遠故五月猶是正祭至又雩則旱耳說見桓五年傳若公羊謂又雩非雩本借雩聚衆以逐季氏則衆非雩祭可得而聚且九月公遜其期尚早此時即逐季之謀尚未有緒而欲先事而揚兵誤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穀作乙陽公作楊

此昭公出奔也書法他國君被逐曰出奔魯君被逐曰孫孫遜同避也雖昭公自奔不關被逐然君逐臣而不得而君反出國則君被逐矣此固昭公信讒輕舉妄動然而季孫之逆仲叔二氏之黨惡無君第書事而義俱見者徐仲山所謂强臣執國勢極難輓養癰在胸腹則決去必敗有國者所當戒也據傳季公鳥（平子庶叔父）之妻有他行惡公若（即公亥公鳥弟）與公思展（季族）申夜姑（公鳥家臣）之相其室譖于季平子平子使公之（平子

（弟）拘展與夜姑殺之季郈之鷄鬭（郈昭伯與季家相近）季氏介其雞（甲其首）郈氏以金為距平子怒侵郈氏地以益居且責之臧昭伯之從弟會為盜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之老就季氏拘會而季氏反執之會將禘襄公（襄不宜專祭此以時祭重禰廟故言之）習萬（舞）者不之公而之季氏（季有私祭）衆惡之公若乃獻弓于昭公之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初難之既而告臧孫（昭伯）未許也郈孫力勸之以告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子即懿伯）子家羈

曰不可公室失民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事讒人以
君徼幸事不克而君受之矣且政在未可圖也公不
聽值叔孫昭子如闞魯邑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
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
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
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許之政之所在衆用
命焉日將暝而姦慝作事去矣郈孫曰必殺之公使
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衆曰季氏

之有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箭筩蓋可取飲者踞蹲坐也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羈曰君止不可自出諸臣劫君而負罪以去使諸臣出奔君無與也意如不敢不改也公曰余不忍也指諸臣乃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次于陽州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景公將唁公于平陰公乃就野井會之唁者弔問之名野井齊地時齊侯請自莒疆以西致公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即里也千社二萬五千家公喜子家子曰天若胙君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齊臣則誰肯復從君者且齊未可信不如早之晉不聽臧昭伯率從者以盟請處者皆有罪從者皆無罪毋通內外毋離散毋不繾綣以從公子家子曰如此則吾不可盟吾方欲與居守者同心迎公而以為皆有罪方欲負罪去公自相離散

通内外以使公速入而以為守公不去毋通内外吾何敢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叔孫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茍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于幄内曰將安衆而納

公公徒將殺昭子公入則從公伐季孫恐得罪故欲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魯大夫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從他道避伏兵既而平子有異志不欲納公昭子乃大恚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自十月辛酉至戊辰七日無疾卒杜氏云自殺焉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謀單騎不用車公徒執之

春秋出君自鄭昭公厲公外惟衛有四君一惠公朔一成公鄭一獻公衎一出公輒然皆得返國而昭公獨否予嘗謂返國有二一是諸侯納之一是本國迎

入之今晉伯既不足恃而齊衛二君又適當景公靈公之庸懦有虚禮而無實濟且晉臣强横荀鞅趙鞅輩多黨季氏又貪瀆無厭動輙求貨則諸侯之納固無望矣若本國迎入則昭似較易于四君何則四君皆有新立之一君為之抵敵惠公有黔牟成公有叔武有公子瑕獻公有衛侯剽出公有父蒯聵昭無有也無有則國無匹敵之君君出君入綽然餘裕即居守從亡皆不得以兩君顧忌有所藉口又且公逐季

氏原非季氏逐公其在公之入不必飾辱而在季氏則原非其罪幡然迎入雖曰改節亦並無有前後兩端待請懲謝過之重煩解説此其間即一本國大夫通之有餘故子家羈聞不通内外之盟即毅然拒之聞叔孫昭子之歸通意如即力為衛之至意如隨荀躒迎公乾侯即勸公從之及叱意如退荀躒俱去猶乞公以匹馬入魯師而歸之而無如從亡者與公徒之必不願公歸而公不覺也蓋從亡者皆發難之

人也公若昭伯輩與意如勢不兩立而公徒敗事意不用命然而入季氏之門者公徒也心不自安一日從公則公一日不得歸是以長府之役子家欲公使諸臣出奔則公可不出即既出而諸人散去有如叔孫昭子者通乎其間則公可即歸而公以不忍諸臣而不離意如以諸臣從公而必不敢逆諸臣則惟恐公歸但借繾綣從公為名而必不肯去此公之所以甍于乾侯者非天意也實人為之也易曰不利有攸

往小人長也言與衆小人居則無可往也又曰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言用小人則併所居亦喪也公何所往乎剥廬而已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謀納公如晉至曲棘而卒曲棘宋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以居公也鄆魯邑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塟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為公取鄆而公得居之是時公次陽州未嘗至齊而曰自齊者見公之已去魯也鄆即魯邑而不曰歸魯者見鄆之不為魯所取也至若告至曰至公未嘗告廟而仍書曰至賈逵謂季為守臣當為公代祭如荀躒所云子姑歸祭者恐意如無道未肯出此此必公在行所亦設主以告而史官則特以書之亦文

例也況居鄆則在所必書也又范鞅亦云意如事君如在國如書公行告公至類要是黨意如之言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邑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使申豐女賈二人家臣名以幣錦賂梁丘據齊大夫梁丘據謂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

君盍卜焉可則師先濟而君繼之否則君何辱為齊侯乃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若意如黨也詐以成誘齊師曰成可取也既而季氏師已集復謝齊師曰取成非衆意請戰及戰則齊子淵捷死何忌子囊帶（三人齊大夫）與季氏野洩冉豎（二人季臣）遇苐傷而不殺若無意克敵者故戰于炊鼻（魯地）而經不書不予齊以名也曰公圍則齊無與也雖然公圍之而魯尚可以抗之也乎此其中有義焉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然何益矣鄟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以長庶子西賢欲立之子西不

從乃立子壬爲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單子以子朝之立告晉劉子初攻王城師敗之旣而劉師亦敗劉子以王出王宿于褚氏而進次于滑晉乃使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名伯盈逐王子朝始叛而今反正朝乃同名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名伯逆王及劉子單子盟遂入成周而盟于襄宫襄王宫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書晉師者尊王也且晉侯不在師也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據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使莠尹然工尹麇及左尹郤宛救之時季札聘上國未還也公子光乃伏甲于堀室而饗王王徒皆執鈹夾道羞者不敢近光使勇士鱄設諸寘劒于魚腹而進之抽劒刺王公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曰彼乘喪伐我我不可乘亂伐彼遂引還

于是光自立是為闔廬按僚者夷眜子也吳子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眜次季札諸樊相約必兄弟傳國以及季子夷眜死季子不受乃立夷眜子而光自以為諸樊之子當立因弒之其不書吳光弒而書吳弒者非貰光也莒僕弒父晉荀偃欒書弒君未聞有可貰之罪而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史文詳略如是矣葢既有策書則苟無首從皆可虛其名以按其實以中無彼此可

推卸也胡氏謂諸樊之國遞致不受則國宜之光而不宜予僚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于光則直貰光矣且授受大事于此不明則千秋簒案終古未决如宋宣讓穆則穆之子馮反弒宣子諸樊讓弟則諸樊之子又得弒僚似乎是非無一定者按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為禮世者傳子及者傳弟也葢三古授受祗有傳子傳弟二法而要之傳弟之法終歸傳子舍傳子而求他法則簒弒矣故夏周傳子殷商傳弟然傳弟

之窮即傳子以繼之如沃丁傳弟太庚則太庚子小甲立小甲傳弟雍己雍己傳弟太戊則太戊子仲丁立其始于傳弟而終于傳子殷三十王一轍也考世家惟太丁傳弟外丙外丙傳弟仲壬以仲壬無子立太丁之子太甲又沃甲祖丁則先立兄沃甲子後立弟祖丁子以祖丁子陽甲未能立也餘二十八君皆立弟之子無異蓋父傳子兄傳弟順也弟傳兄之子則逆矣凡傳弟父傳子總一制也至叔父傳姪則變制矣是以宋穆傳目夷則變制啟亂闔廬弒君僚則大逆不道有明景泰帝既正位號則

自宜易儲其不幸而復辟者偶然耳此禮不明遂有執吳光之說以懲忠肅者因舉授受之大法以并正之公羊謂光為夷眛子僚為夷眛庶兄則尤屬杜撰無據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而為左師費無極右領鄢將師所惡值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告子常曰宛欲飲子酒告郤宛曰令尹欲就飲于子郤宛曰吾何足辱令尹令尹果來吾何以獻之無極曰令尹好

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令帷諸門及饗日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郤宛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救潛之役乘吳亂可得志也子惡取賂焉曰乘亂不祥夫吳乘我喪我不可乘其亂芈令尹命鄢將師攻郤氏且爇之宛自殺時國人弗肯爇將師曰不爇與郤氏同罪乃或取一編菅焉一束或取一秉秆焉一把禾既而投之地終弗爇將師遂假令尹命爇之滅郤氏族及陽令終氏晉陳氏既而國人多謗言沈

尹戍謂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廏尹楊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夫費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左十五年出蔡侯朱左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見定四年傳平王之不聰邇無極也今殺三不辜以興大謗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遂殺費無極與鄢將師以說于國而謗乃止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扈者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固請納公獨范鞅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樂祁與北宮貞子北宮喜曰

季孫何罪而公伐之請囚請亡不許而君自出之公徒之怒實以啟叔孫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氷以游者(見前)今魯君守齊三年無成而季氏甚得其民有備多矣然且有備而事君一如其在國此不可測也二子願納魯君則鞅請從無成將死之衆懼而退是役也其令戍周則得矣而于納魯則未也此亦弟書事而義自見者若大夫通序則書例如此並無他義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快邾大夫名其事史闕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及飲使宰夫獻兼請安不親獻請安以大夫禮待公子家子以公出時孟懿子陽虎伐鄆將奪公歸鄆人請戰子家子不可公乃遣子家子如晉公徒禦之于且知近鄆地敗而退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而葬緩

公雖去魯而季孫猶遣使會葬范鞅所謂事君如在國者此其一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晉地

公以齊敬衰始謀至晉然當待于境使之通之俟晉命來逆而然後入今遽次乾侯則倨矣子家諫不聽晉乃辭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

在寡人謂不通一使而即安于甥舅齊異姓甥舅之國其亦使逆君亦使我來逆而後入公乃復還境而後逆之不能用子家故見辱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次乾侯不得見晉君仍返于鄆而齊侯使人來唁夫唁者初失國而弔之之禮今公自晉歸客寄如故而忽使來唁則誚公矣葢誚公之如晉而不納同失國也然且來唁者稱公主君則更以大夫比公矣故子家子曰齊卑我甚矣君毋辱此故特書之以見齊之無禮者若其書公至則前公在齊魯境上與齊侯遇返而居于鄆爾時未嘗至齊也經書自齊居于鄆今直入晉地不書自晉居于鄆而書自乾侯以齊侯

見公晉侯未見公也見則非齊而書齊不見則自晉而不書晉書晉書唁惡齊書自又惡晉也至若國之辱則至此亦不能諱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而賣其馬遂不歸馬時衛侯獻乘馬名曰啟服隳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欲使食馬）始以帷裹而埋之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輒之子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鄆人與公徒為二此必公徒虐鄆人而致潰者公自此無居所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史例國君出外則必書然但書出與至而並無出至

之間又特書所在之例其或書所在必于元正以元正朝廟係國大事此禮未行則必書所在以示貶辱故諸公在晉非一次而經皆不書獨于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葢書則責之不書則諱之也今忽書公在乾侯此固責公之不用諫不踈羣小以致戮沒故連書三年以明戒而不知春秋者謂君凡所在必書所以存君則公自二十五年遜後歷二十六七八九凡四年未嘗一書所在也胡氏謂他年不書以鄆猶在

魯封内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而寄乾侯非其所矣故必書則二十八年己去鄆而亦不書何也葢春秋書在專為朝正闕而不書所以諱惡後儒不知春秋妄作書在以存君之説致有明靖難無頼造為建文出狩録每歳必記所在以為書法夫君死國亡何處朝正而誣妄如此此豈春秋乎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吴㓕徐徐子章羽奔楚公羽作禹

吴子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皆王僚子二十七年奔其地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土田而居之子西諫不者

聽吴子乃執鍾吾子伐徐徐子章羽斷其髪攜其夫人以逆吴師吴子唁而送之既而奔楚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榖作櫟後同適歷晉地

晉定公初立將以師伐意如而納公范鞅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如何晉侯名季孫范鞅私謂季孫曰子必來季孫乃會荀躒于適歷經特書者善之也荀躒乃訊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唯君此察而後死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或賜自盡而不

殺弗亡不滅其族舊解誤君之惠也死且不朽此死而不滅亡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所願也敢有異心此竟不察不死而釋之弟迎之而歸此是本意

夏四月丁己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初立未與公相見故先來唁公禮也季孫意如乃從知伯即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勸公許其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一慙謂慙與同歸也終身慙不歸也公曰諾

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從公不顧歸者欲公逐季孫舊解誤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季孫也誓不相見正欲逐季孫之言也言不逐則不歸也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如此則納公且有罪矣何敢再知逐季氏事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謂攝君祭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

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既恥為晉納晉使又去則借魯師之迎而單騎自歸此與左師展以乘馬挾公與孟懿子陽虎伐鄆刼公意同公欲從之則前誓非公意矣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公之不歸全在從者予嘗從經校公出始末齊景公為德不卒宋元公急于救公而無故路死衛靈泄泄晉頃君臣則荒惡之極昭公不幸而遭此不意晉定初立即懷救卹向使有臣左右之則乾侯之誓毅然為公逐叛臣有何難事而無如范鞅荀躒皆意如黨也夫如是則就其迎納慷慨而歸亦所云一懟

可忍者而羣小脅從終始不破公從此無歸日矣經特書晉噎而不書納公痛納公之無成也若晉噎則誠可嘉也

秋楚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也濫邾邑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取闞事闕公羊曰闞者邾婁之邑也據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闞則闞本魯邑為羣公墓地所在公羊妄說也若杜氏謂公遣人誘闞而取之則亦無據且此時取闞何為乎

夏吳伐越（吳始用師于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城成周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不敢歸也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不書者以公薨未告也且令城成周于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著為成命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皆不受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至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之

春秋毛氏傳卷三十二